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二

周書

君奭 奭始亦反

蔡氏曰。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言。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謹案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今以序攷之於經。皆無以見其爲不說者也。史記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蔡氏謂其爲序所誤。是也。蓋於攝政時言其不說也。列子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彼好事者爲之。久矣。而鄭氏釋序者。又異焉。謂周公既攝王

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蓋於反政時言之也。凡鄭釋書。皆以爲周公居王位而攝政故也。不愈誣哉。程子謂不說者。召公不敢自安也。周公作書勉之。然不自安者而謂之不說。則序之爲文。豈其善邪。經稱周公謂君奭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國以知事。其見於經者。固明也。序豈有見乎。以篇次言之。君奭。次無逸而在多士之後。則非攝政時矣。其反政時與。惟書之次。或非其次也。然其時雖異。而其義之得失則同。以爲周公留召公。則大臣之義也。以爲周公自留故賊莽得而託之矣。相去聲說音悅好去聲與平聲

進曰。釋文引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蓋釋序也。

樂記言武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此馬之所据也。或曰。周公其以冢宰兼內相者歟。鄭說見書疏。又史記集解引馬說者。蓋與鄭同。漢書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此從序而爲之說爾。夫召公不說。序者云然。迺以爲經之所著乎。是未察序非孔子作也。詳書序辨。漢書王莽傳言羣臣奏云。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云。不居攝則恐墜失天命。遂說之以書曰在家不知。蓋以經言在家爲不居

攝也。此葬臣之託於序者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喪去聲　佚音逸

蔡氏曰。君者。尊之之辭。奭。召公名也。古人尙質。相與語多名之。是也。弗弔者。天不恤之也。喪者。喪亡也。墜者。墜失也。我不敢者。周公自我也。孚。信也。若。轉語辭。棐。輔。忱。誠也。康誥曰。天威棐忱。言天輔人之誠也。嗚呼者。永歎之辭。時。是也。是我者。言君奭自謂也。永。遠長久也。天威者。天命之可

畏也。越及也。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故言天威及我民也。尤過也。人謂以人臣佐人君也。無過違乎天威及我民。必惟其人而能之也。在我者承上文。我有周而言。後嗣子孫。謂成王也。恭上下者。蔡氏謂敬天敬民是也。即所謂罔尤違也。佚失也。前人謂文武也。周公告召公言天之降命。自殷而周矣。我不敢知而決曰。其基長信于受命之休。安知其必得天之命乎。若天惟輔人之誠。我亦不敢知而決曰。其終出于弗弔之不祥。安知其不得人之誠乎。嗚呼。君已自任其人曰。是我也。我亦不敢安于上帝命。弗長久念天威及我民無過違者。蓋念惟其人焉。如在我有周後嗣子孫。大不能敬上天下民而遏失前人受命之光者。

苟人臣在家則不知之矣。明當在國而知之也。此周公以召公欲退老在家而憂乎在國無人。致其所以留之之意也。其言天命而曰惟人者。一篇之大要也。永歎之永亦知字

述曰。林氏云。尊之爲君。如棄謂之后稷也。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餘今攷之。僖二十四年左傳言文王之子者凡十六國。不言燕也。莊十三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蓋禮大傳所謂別子爲祖者歟。論衡云。召公周公之兄。非也。君奭稱名。非弟所以稱兄也。弗弔。詳大誥篇。墜失。詳召誥疏。孚信釋詁文。釋言云。若。順也。僞傳以言此經。於義未融也。棐忱詳康誥疏。嗚呼者。書之通言也。漢石經殘文。於般庚。毋劫作於戲。漢書

擬大誥作烏虖。皆音同而假借焉。說文云。於。古文烏。又云。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其義也。詩抑云。於乎小子。詩釋文云。於。音烏。乎。音呼。蓋以其異文爲音也。詩清廟毛傳云。於。歎辭也。然則嗚呼者。永歎之辭也。僞傳云。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此從序而失之也。李氏光地云。已。止也。君已者。呼召公而止之也。如其說。上下經文。義不貫也。君已者。對我亦而言也。釋詁云。永。長也。中庸云。悠遠。又云。悠久。則遠者。久也。越。及。詳微子疏。論語包注云。尤。過也。尤。與訧通。詩綠衣云。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蓋念其無尤也。論語云。無違。桓二年左傳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不忘者。念其無違也。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以一句讀也。其曰上帝命者。可微讀之爾。蓋以不敢之文貫之而下也。下文云。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卽以此之長句而約之也。朱子云。諸誥多長句。而朱子讀此經曰。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猶未竟其長也。經曰。惟人。蓋二字句也。從蔡讀焉。史之爲文。以短句爲長句之駐也。僞傳釋越爲於。而從上帝命。從天威。皆絕句焉。又釋在爲存。讀曰。惟人在我後嗣子孫。皆失之矣。或曰。漢書王莽傳。引此經云。我嗣事子孫。繇是推之。則漢讀曰惟人在。今不從者。以讀之未宜。非其辭氣然也。多士云。在今後嗣王。立政云。其在受德暋。此在之爲文。其例也。後嗣作嗣事。此今文也。佚失。詳盤庚疏。蔡傳云。可得謂在家而不

知乎。蔡以不知爲活辭。蓋不知。知也。猶下文不允不惠之例也。今不從者。以未顯乎留召公之意也。僞傳云。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傳以爲周公自留也。嗚呼君已曰而下。蔡傳從而分節焉。則時我之文。爲不屬矣。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施以豉反易以智反

天命不易。蔡氏說以詩曰。命不易哉。諶。信也。諶。與忱通。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經歷重文。猶永遠也。弗克經歷者。爲成王沖幼言之。謂少不更事也。恭。卽上文恭上下之恭。謂恭上下之明德也。蔡氏謂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前人之恭明德也。在今者。對在

昔隆命而言耳。周公名也。言予小子。文言非克有正者。吳氏謂皆謙辭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下文多言迪者。自此發焉。前人光。顧上文而言。施。移也。我沖子。謂成王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於我沖子有所正也。其迪導我沖子者。惟前人光移于我沖子者焉。蓋迪導而使之經歷嗣前人也。重更俱平聲

述曰。引詩者。敬之及大明文。諶。信。釋詁文。禮文王世子注云。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者也。今少者異焉。釋詁云。迪。道也。詳皋陶謨疏。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以一句讀也。迪之一言。則徵讀焉。洛誥云。迪將其後。其讀同也。詩葛覃毛傳云。施。移也。詩皇矣云。施于孫子。鄭箋云。施。延也。蓋移之

者延之也。經下文所以言德延也。漢書王莽傳引書曰。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蓋命不易上。無天字。天難諶。作天應棐諶。其隊作亡隊。皆異文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承上文公曰之辭。重提而告之也。寧王。武王也。猶大誥所稱也。於德不言文王者。武王之德。本乎文王之德也。釋。舍也。於受命不言武王者。文王受命。開乎武王受命也。周公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延長之。則天不用舍于文王受命矣。是天不可信而可信以人者也。此結上文天命惟人之意。○謹案篇中書又曰者再。何史文之善敘邪。呂氏曰。史敘其語之既終復續。并其神而

寫之者也。重如字舍上聲

述曰。書疏引鄭云又曰人又云也。鄭以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然經何以不言人曰乎。釋文引馬本。我道作我迪。蓋異文也。此承上文所謂迪者而言也。其對天言之。則不如言我道矣。我道者。自天道而決於人道也。於文尤洽也。寧王詳大誥篇。書疏引鄭云。寧王者。文王也。非也。晉語韋注云。釋。舍也。釋詁云。延。長也。書疏引王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此從序而爲之說爾。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大音太扈

音戶

自此而下四節。告召公以殷惟其人而不墜命也。伊尹。湯之臣也。大甲湯適孫。大宗也。保衡伊尹之官。詩商頌謂之阿衡也。鄭氏曰。伊尹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是也。於湯時稱伊尹。於大甲時稱其官。互相備也。大戊中宗也。伊陟。鄭氏謂伊尹之子也。臣扈蔡氏謂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也。巫咸。巫氏咸名。蓋巫者先世官族之氏也。祖乙大戊之孫也。巫賢或曰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言甘盤不言傅說者。周公言其時有若斯人。非必備舉之也。猶下文於周不言大公望也。格至也。

言感而至之也。言皇天。文言上帝者。備其稱也。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是也。召誥曰。皇天上帝。多士曰。旻天。而再言之曰。上帝。其爲文同也。乂。相也。言治其事而相之也。相王家。則格于皇天上帝矣。其有所格者。必其有所相也。皆互文也。巫賢之下不繫辭者。蒙上省文也。下文於此六人。皆言其保乂有殷。而明乎天壽平格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其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天者。祗此五王乎。適音嫡說音悅大音太相去聲

述曰。詩蕩疏引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鄭之釋尹。非也。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子得嬰兒。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蓋古說也。是雖不足据

乎。然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則在野以尹名矣。豈以尹天下之故乎。猶曰。孟子或追稱爾。禮緇衣引尹吉者。則云。惟尹躬。是尹自稱名也。孫子稱伊摯。蓋摯非其本名也。其傳聞之異歟。史記云。伊尹名阿衡。誣也。侁與莘通。史記云。大甲。成湯適長孫也。蓋大丁之子。大丁未立而卒也。詩長發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蓋言湯時也。鄭保衡義。見書疏詩蕩疏。蔡傳云。大戊。大甲之孫。今攷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此大戊為大甲之孫也。釋文引馬云。大戊。大甲子。馬据史記三代世表言之也。世表以大戊為沃丁弟。則亦大甲子也。蓋史遷兩存焉。鄭伊

陟義見詩蕩疏。江氏云。鄭蓋据世本而知也。今世本亡矣。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此雖篇亡。而伊陟之忠可知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蓋疑至臣扈者。以二臣名篇也。則湯時有臣扈矣。夫以殷本紀攷之。湯至大戊。凡九君。而三代世表不詳其年。烏知其間諸王不有夭年者。湯之臣扈。豈必不以大年逮事大戊邪。今必以爲二人。何也。蓋使臣扈一人而光輔九君也。則周公必特言之。史必特書之矣。一人分書。不有伊尹保衡之例在乎。今既不然。陳氏經謂若詩與春秋家父同名。是也。隱八年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蓋命氏爲之先也。咸乂序釋文

引馬云。巫咸。名咸。殷之巫也。馬之釋巫。非也。周官有司巫之職。卑官而已。禮表記云。殷人尊神。豈言其以巫相乎。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此設辭云爾。史記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此祖乙為大戊之孫也。僞傳云。巫賢。咸子。書疏謂相傳云然也。史記云。大甲稱大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為高宗。言廟號也。甘盤。史記作甘般。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傅說並書。皆武丁之臣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使百工求之。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則說固殷之賢也。或以為說非舊臣。故周公不言之。非也。伊尹在湯時。亦非舊臣。何以於湯時言之乎。江氏云。

釋詁。說般義同。豈般之言說歟。蓋疑其爲一人。而欲求經之備也。格至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馬云。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馬言道者。於文未洽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皇天。北極大帝也。上帝。大微中其所統也。大。與太通。下大皡同。今攷禮月令云。皇天上帝。鄭注云。皇天。北辰燿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蓋與此說同。皆据春秋緯文也。淮南子云。大微者。大一之庭也。月令疏云。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其說也。故鄭以五帝統焉。何其以緯亂經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尊稱之備也。猶皇天上帝也。五帝者。五人帝也。禮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以五帝非天。

謂五人帝。是也。今以月令言之。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是月也。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迎春於東郊。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月也。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迎夏於南郊。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蓋分王乎四時者也。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是月也。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迎秋於西郊。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迎冬於北郊。此天子迎四時之氣也。則必祀天帝於四郊矣。祀天帝而以人帝配其食也。則必祀五帝若大皞者矣。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其義也。四郊之兆。以天帝言之。則一而已矣。無以別也。故以所配五人帝別焉。其服大裘而冕者。則冬而合祀五人

帝也。大裘者冬服也。其服與祀昊天上帝同者。以五人帝
行天之四時。而本配祀於天帝故也。月令於孟冬云。天子
祈來年於天宗。而言季冬畢祀者。則云。帝之大臣。天之神
祇。此五人帝與昊天上帝竝言者也。司服之五帝。當爲五
人帝。其例也。鄭月令注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
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是也。而鄭小宗
伯注云。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
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
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昊與鄭通。蓋鄭以五帝爲
天帝也。亦据春秋緯文也。緜鄭言之。則昊天上帝之與五
帝也。將六天而六帝乎。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

安在乎。申鄭者。謂五帝合之。則一帝也。然既曰五帝。豈禮所謂決嫌疑者。而有此乎。宜王肅聖證論之難鄭也。不可以人廢言也。宜程子以鄭學之徒爲大惑也。禮疏必從鄭者。疏例無駁。不知事師無犯無隱之義也。唐長孫無忌則奏言鄭失矣。馬氏端臨云。程子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如此。則曰帝可矣。何必列於五。且於祀上帝之外別祀五帝乎。蓋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卽天。不可。五岳不出地之外。而謂五岳卽地。不可。蓋以五帝爲天之五行之主也。此異乎鄭之稱緯爲名者也。然禮之稱五人帝者。非以五行故。而列於五邪。夫地言五岳。可也。天言五帝。可

乎。戰國之末。爭東帝西帝矣。漢文帝與趙佗書。責兩帝並立矣。天人之理。一也。朱子曰。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尙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朱子所謂十帝者。自天之五帝爲之漸也。天言五帝可乎。其不可也。易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云。兌正秋也。坎者水也。則天之四時五行可知也。則帝之主宰乎天者可知也。而易惟稱帝焉。豈稱五帝哉。此易之爲稱。蓋通乎春秋特尊天王者也。楊氏復云。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非也。夫司四時者。易說卦所謂帝也。自大極分兩儀而已然也。其帝則一也。易所以言享上帝也。五帝則配享之人帝也。非

天帝也。非一而五之也。或曰。漢書魏相傳云。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蓋以月令大昊五者爲天之五帝之名也。此變乎鄭之稱緯爲名者也。然天之五帝之嫌。其實不與鄭同乎。且魏相之說。謂五人帝之神。非謂天帝也。故其說云。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蓋明王濬五人帝之乘四時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言五行之官也。月令所謂帝之大臣也。以此明大昊五者皆人帝也。僞家語稱康子問五帝。孔子言昔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康子乃引傳言五正者。而問之。則曰。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謂配上帝也。其下文云。唐虞夏殷周。不得配五帝。謂無配爲五人帝也。此禮郊特牲疏謂家語。王肅私定者也。蓋借以難鄭云爾。家語所謂其神者。自人言之也。所謂五行之主者。亦自人言之

也。馬氏及或說据之。皆反失其本意者也。然則周官大司寇何以言禋祀五帝乎。蓋禋者祀神之通稱。非必祀天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分王之王。讀去聲。禮記釋文云。句古侯反。周官釋文云。熛必消反。汁音叶。蓋汁之義亦叶也。乂相。詳多方疏。史記云。巫咸治王家。蓋治者乂之訓也。然非兼相之義而言。是臣治王家也。非相治矣。豈立言之善乎。蔡傳引呂氏之說。以為伊尹於湯。以聖輔聖。伊陟臣扈於大戊。以賢輔賢。其治化所格。或天或帝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淺深見矣。巫咸祇言其乂王家。次於二臣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又次於巫咸也。此不察其互文而失之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皆也。惟。語辭。茲。此也。蓋蒙上文所謂有若者而言也。言惟有若此六人。蓋隨舉之辭。猶下文於武王言惟茲四人也。陳。謂以道陳告於君。卽上下文所謂迪者之事也。若孟子言陳善。詩序言陳王業。所謂有陳也。保。安。乂。治也。陟者蔡氏以爲升遐是也。顧命曰。惟新陟王。配天者。配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統之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此周禮也。殷禮。蓋五王皆配天焉。此承上文而言。蓋殷五王。皆惟有若此六人有所陳告。遂安治有殷。故殷禮於其升遐以配祀天。其享國多歷年所也。左傳曰。商載祀六百。遐音瑕

述曰。率皆詳湯誓疏。惟語辭。於經多矣。今必釋之者。明乎惟不訓獨也。殷賢臣非獨此六人也。詩序云。七月。陳王業也。論語稱周任之言云。陳力就列。言相道也。史記集解引王云。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僞傳略同此於文未洽也。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釋文云。假音遐。蓋古通也。釋詁云。假陟登升也。朱氏彬云。配天者受命爲天子也。非必如孝經后稷配天之謂也。詩文王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洛誥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中庸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皆其義也。故多士云。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蓋綜自成湯至于帝乙而言也。繇朱氏言之以言殷王配天可也。以言殷禮陟配天。不

可也。夫禮行於陟王而配祀天者。則殷之特禮也。若五王宜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配天者。殷禮之大。周其因而損益歟。或曰。禮祭灋云。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然則配天者。郊冥也。郊冥猶郊稷也。禮無與於殷之五王也。非也。今欲辨郊。先與辨禘。則郊可知矣。詩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之歌大禘也。何以言有娀而不言嚳乎。頌其母而忘其父。詩人不若斯之悖也。詩元鳥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蓋商契者。有娀吞鳥卵而生也。使有娀爲嚳之妃。而曰元鳥生商也。何其悖哉。易繫辭傳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元鳥所以生商也。詩周頌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夫后稷棄

也。生而棄之。故以名焉。詩生民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
云。履帝武敏歆。遂云。居然生子。釋訓云。武迹也。敏拇也。蓋
周棄者履帝武敏而生也。詩亦言姜嫄而不言嚳也。詩斯
干云。似續妣祖。妣姜嫄也。祖后稷也。易所以言過其祖遇
其妣也。周官大司樂所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也。皆不
言嚳也。今祭灋之言。皆曰禘嚳。其未可執者若斯矣。其言
郊冥。則亦未可執也。安見殷五王不與於郊也。禮之祭灋。
采乎國語者也。豈如尙書之足徵邪。禮運云。宋之郊也。契
也。則言郊冥者非也。禮運疏謂後王改之者。亦執祭灋而
爲之說爾。且祭灋云。冥勤其官而水死。注云。冥契六世之
孫也。其官元冥。水官也。故卽以祭灋言之。周人郊稷。殷人

宜郊契。今郊冥與郊稷不同。是冥以有功而郊也。則殷五王皆有功矣。陟而配天。其斯爲殷禮之與於郊者乎。詩周頌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孝經所謂配上帝也。猶后稷配天也。故孝經以配天而統之也。則周之配天。實亦不惟后稷焉。其何疑於殷五王哉。引左傳者宣三年文。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屏實領反。辟必益反。

純大。佑助也。商實者。蔡氏謂國有人則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又商實者。其爲文。猶左傳言鄭昭宋聾也。謂商之實德也。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百姓百

官也。王人。猶春秋所謂王人也。蔡氏謂王臣之微者也。小臣。蒙上文百官而言。屏藩屏也。侯甸。外服之近者。對下文四方而言。矧况。咸同也。奔走者。大臣也。蒙上文百官而言。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四行大臣。獨稱奔走者。以其職在喻德宣譽。使天下人奔走有事于四方者也。內外大臣。為奔走者非一人。故謂同奔走焉。明大臣尤執德而藩屏商也。惟茲與上文惟茲同。謂殷六人也。稱舉。乂相。辟君也。小筮者。蓍龜之信也。言天惟大助命商者。則以商得賢人之實也。自內而百官之微如王人。無不執德以明憂。外而百官之小臣。猶藩屏侯甸。况內外大臣同奔走者乎。惟此殷六人。惟百官之德是

舉。用以相其君。故天子一人。有事于天下四方。如卜筮然。無不以是德信之也。蓋相臣之道。莫大於以人事君。此故特言殷六人舉德而格天者也。下文所以告召公明我俊民也。左先後行皆去聲

疏曰。純。大。釋詁文。佑與右通。釋詁。右。助。義同。鄭昭宋聾。宣十四年左傳文。引實義者。詩長發文。蓋實有伊尹者實左右以助商王。此商之德所係實也。詩板云。不實於亶。又云。天之方難。毛傳云。亶。誠也。蓋誠者實德之孚也。言周之不實而天難之也。則此經可反觀矣。下文云。偶王在亶。蓋言實也。百姓。詳堯典篇。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皆殷之百官也。書疏引王云。

王人猶君人也。非也。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詩桑扈云。萬邦之屏。昭九年左傳云。以蕃屏周。其義也。蕃古通藩。詩閟宮云。克咸厥功。鄭箋云。咸同也。引奔走者詩緜文。走詩作奏。詩釋文云。奏亦作走。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奔走使人歸趨之。是也。大傳以此四行爲文王四臣。詩疏云。傳因有四人爲之說爾。詩以此四行該羣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詳下閟夭疏。辟君。釋詁文。僞傳云。天惟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

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藩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又云。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蓋傳從百姓從秉德從惟茲。皆絕句焉。失之矣。其言王人者與王說同。蔡傳云。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蔡言矧者。於文未適也。或曰。矧與㢡通。說文云。㢡況也。詞也。詞與辭通。此爲語辭。不訓況也。非也。是烏知此辭卽爲況者之辭乎。不然。則矧爲何語之辭也。豈凡語皆用之乎。釋言云。矧況也。不稱辭者。蓋繫之釋言。明乎其爲況者之辭也。今不辨其辭。何以求況者之

實邪。故六書小學。執之者非。輕之者亦非。易傳之文。善夫。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壽者。無逸所謂享國克壽也。卽上文之多歷年所也。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天無私壽。惟平格于天者。則壽之。是也。嗣。繼也。威。猶臯陶謨否則威之之威。永念者。上文所謂永遠念天威也。造。成也。言天壽惟平格焉。彼殷既得人而安治有殷矣。有殷猶繼而天滅威之。此以見前王自天壽。後王自天威。天壽所以常平。天命所以難固也。今汝永念天威。則天有固命。其治光明我新成之國。盡所謂平格也。

○謹案經上文言天命者。謂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以此知天命之平也。平格者。以人心之平。感乎天命之平。其亶然而平者。皆其亶然而誠者也。亶然。猶坦然也。其平格也。自人言之。則下文所謂在亶也。自天言之。則上文所謂棐忱也。棐忱者。以天命之平。固乎天命之長。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遂曰。萬壽無疆。言其能平格也。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遂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寍。言師尹相王而不平也。則昊天所不平矣。天所平者必寍。天所不平者必不寍。詩曰。壽考且寍。烏有不寍而壽考者乎。緜是推之。此無逸所以傷殷後王之罔或克壽也。坦音亶

述曰。書疏引鄭云。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鄭言殷六臣

也。然殷五王得六臣以保乂有殷者也。書疏引王義以爲兼言君臣是也。僞傳云。天壽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之以威。傳所謂故者非也。經上文云。多歷年所。是天壽也。其壽之故經言其保乂有殷。故也。今傳之言適倒之矣。其釋嗣者。於文未適也。呂氏云。殷紂繼嗣天位。乃罹滅亡之威。於經病添文也。嗣。繼。釋詁文。孟子云。繼而有師命。其例也。猶今人言嗣後也。造。成。詳下文疏。荀子。路亶。卽露袒。說文云。壇之言坦也。則亶然猶坦然也。詩常棣云。亶其然乎。蓋亶然行之。則平矣。亶然示之。則誠矣。故大學言平天下者。必先誠意焉。引萬壽者。詩天保文。引不平者。詩節南山文。鄭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

朱子云。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此皆未叶乎詩之本義也。襄十三年。吳乘楚喪而使之。左傳云。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詩節南山文也。此猶昭二十六年左傳所謂天不弔周也。亦猶君奭言殷者所謂弗弔也。詩釋文云。弔如字。又丁歷反。鄭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又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今以左傳稽之。鄭言不弔者非也。則言愬不平者亦非也。此不平與不弔。當自天言之也。猶呂刑所謂上帝不蠲也。朱子言不弔者與左傳義同。然則昊天既不弔矣。豈使之不平者邪。引壽考者。詩殷武文。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自此而下四節。告召公以文武惟其人而不墜命也。在昔上帝割者。承上文有殷嗣天滅威而言也。多士曰。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申重也。勸勉也。即下文所謂迪者之事也。多方曰。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然則勸者。人勸之矣。此承上文惟人而言也。言重勸武王者。明旣勸文王之德而受命也。下文所以先自文王言之也。躬身也。言在昔上帝割殷。則帝命必有所集矣。惟其人重勉武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其身。此承上文天命惟人之意。而起下文有人而迪文武之端。重平聲

述曰。在昔上帝割。從蔡讀焉。禮緇衣云。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禮注云。古文周田

覲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段氏云。今博士讀者。今文尙書也。此於讀字逗之。與他注某讀爲某者不同。鄭禮注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今攷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義同。此鄭之所據也。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言天勸之。不言人勸之。上下經文。義不貫也。寧王者。下文稱曰武王。大誥所謂寧武也。非文王也。詩大雅云。文王以寧。非稱號也。商頌長發之詩。旣稱湯矣。又稱湯曰武王。此互稱之例也。如以寧王爲文王。則經何以言申勸哉。夏氏僎云。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此自武王言之。是矣。其言天勸者。亦非也。說文云。勸勉也。躬身。釋詁文。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虢古百反閎音宏夭於驕反散素但反顚丁田反括古活反

尚庶幾也。有夏者所有中夏也。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康誥所謂用肇造我區夏也。修和者修而和之也。蔡氏以爲康誥所謂越我一二邦以修。無逸所謂用咸和萬民也。亦者亦殷王也。虢國名。叔字。文王弟也。閎散宜泰南宮皆氏也。夭生顚括皆名也。不言大公望者呂氏謂一時詳略隨言。非爲人物評也。蔡氏曰言文王庶幾能修和我有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人也。大音太

述曰。亦義詳無逸疏。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縣今攷之。漢志。右扶風虢縣。此

西虢也。虢叔封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也。漢志。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此東虢也。虢仲封焉。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也。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又云。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此足徵也。僞傳云。散氏。宜生名。蓋傳本之五經異義也。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堯取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云。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散宜者氏也。大傳云。西伯囚羑里。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相與學訟于大公。大公知三子賢。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蓋古說也。晉語云。文王敬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蓋南宮氏多才者也。若周書克殷篇

稱曰忽。白伯達者。皆可謀焉。而括當在其中矣。史記云。西伯曰文王。禮下賢者。太顛閎夭。散宜生。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美女文馬奇物。獻之紂。乃赦西伯。蓋太顛。卽泰顛也。而大傳言囚事者。不盡與史記同。大傳云。文王以閎夭。大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文王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又云。孔子曰。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蓋四友。卽四臣也。書疏詩緜疏。引鄭云。詩傳說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又鄭云。不及呂望者。大師也。周公謙。不敢自比焉。此鄭從序而爲之說。爾詩大明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云。師大

師也。鄭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史記云。大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大公望。孫子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未知牙之爲名歟。孟子云。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蓋知道者也。鄭稱詩傳說者。其韓詩魯詩之說邪。蓋鄭先通韓魯而後箋毛詩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蔑亡結反見音現冒莫報反

往來者。言五人或往或來。常親之也。茲迪者。於此迪導文王也。迪彝敎。卽迪德也。臯陶謨曰。允迪厥德。蔑無也。夏氏

謂周公又反言。若五人不能爲文王往來。於此導其常教。

則文王無德降及於國人矣。亦惟者。轉語辭。蔡氏謂上旣

反言。此又正言也。曰秉德。曰天威。皆顧上文而言。知天威

者。知天威棐忱也。昭。明也。卽所迪者之明也。見。著也。言德

之著也。冒者。如天之覆物也。中庸言至聖之德曰。見而民

莫不敬。遂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蓋見冒也。

言亦惟五人大助以執德。導其知天威。乃惟是明乎文王。

導其德著爲覆冒。遂聞而格于上帝。惟是我周受有殷之

命哉。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殪戎殷。此之謂也。○謹案經上文曰。天維純佑命。以

天之大助言也。此曰。亦維純佑秉德。以人之大助言也。蓋

人大助之。故天大助之。互相明也。其言䦨于上帝而受命者。即所謂純佑命也。佑與祐通。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而繫辭傳則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非以人之所助明天之所助乎。能爲之爲去聲。覆浮去聲

述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以一句讀也。蔑無。詩板毛傳義也。書疏引鄭云。蔑小也。周書祭公篇云。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蔑微德也。蓋微猶小也。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夏氏者。僎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僞傳讀此經曰。亦惟純佑。曰。秉德迪知天威。蔡傳同。皆承上文而言。以爲天亦惟純佑命也。不以爲五人純佑秉德也。如其說。則經不當云天亦惟純佑命乎。且方言天之純佑。何遽言秉德乎。於文

未適也。僞傳謂文王秉德。蔡傳謂秉德之臣。皆於經病添文也。詩旣醉云。昭明有融。則昭者明也。易乾文言云。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見者其德文明之著也。冒義詳康誥疏。釋文云。冒馬作勖。勉也。今攷於經。作冒是也。下文云。丕冒。又云。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蓋明其爲覆冒之義也。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以一句讀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上文五人而此言四人者。蔡氏謂虢叔先死也。上文於文王言命。而此於武王言祿者。蔡氏謂文王始受命。武王富有天下也。將奉。劉殺也。單盡也。猶洛誥於稱德者言乃單

文祖德也。言武王惟有若此四人。庶幾導其有天祿。其後與武王大奉天威。同殺其敵。惟有若此四人明乎武王惟其德之覆冒焉。使武王大盡舉其覆冒之德也。蓋文王冒西土者。武王則冒天下矣。此下文所以言丕冒也。○謹案以十亂言之。今所及者四人爾。有婦人焉。異乎君奭。其不及宜也。詳略隨言。死生當異。其不及亦宜也。若夫周公今與召公言。昔皆迪武王者也。而今皆不及焉。何哉。蓋大臣之義。不言前功。且讓其功於同官也。其所自及者。則今當迪我沖子而已矣。

述曰。書疏引鄭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鄭於死者不斥言也。今攷史記云。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

太。皆執劍以衛。又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又云。命南宮括展九鼎。皆不言虢叔也。周書克殷篇。與史記略同。其言散粟者。則南宮忽也。其言遷九鼎者。則南宮伯達也。而亦皆不言虢叔也。太顛泰通。括與适通。墨子云。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适散宜生。蓋四人備見而虢叔闕焉。然則虢叔其先死矣。偽孔叢子云。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此襲於古而爲之說爾。論語十亂。馬注亦不言虢叔也。將奉。詳洛誥疏。劉殺。釋詁文。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以一句讀也。冒說文引作勖。蓋古文之假借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造才老反又七報反

自此而下至篇終。周公告召公當二人勖王而不墜命也。今在者對昔在殷及文武之臣而言。遊謂浮行也。小子後生也。對下文耇造德而言。周公於召公。自稱曰予小子。則稱曰小子者。謂後進諸後生也。洛誥言周公所稱多子者。小子在其中矣。酒誥言小子曰。有正有事。亦諸臣之小子也。召公以老成人去位。將至彼小子在老成人之位。德望未孚。不敢責難。與未在位同。周書芮良夫篇曰。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其爲文同也。我者我王也。顧上文我沖子而言。責者責難也。孟子所謂責難於君也。收聚也。上文

既言文武之德矣。此言聚文武之德而收之也。詩言成王頌文王之德曰。我其收之。蓋收文之德者。統乎收武之德也。勖勉也。勉我王也。故下文以明勖者言偶王也。耇老也。逵鄭氏謂成也。言召公爲老成人也。於德言降者。上文所謂德降于國人也。不以王德不降爲言。而以耇造德爲言者。上文言無五人迪文王。則文王無德降。是王德繫老成人之德也。老成人之德可降。自王降之。今無老成人勖王。是老成人之德不降也。言鳴鳥者。召公之詩曰。鳳皇鳴矣。當此時也。格者。上文所謂天壽平格也。言今在我小子旦。若浮行大水。予所往者。與汝奭其共濟焉。苟彼小子在汝老成人之位。則同於未在位爾。蓋小子初在位。小有進言。

大無我王責難也。所聚文武之德而收之者。無勉王之不及矣。老成人之德不自王而降矣。我王則今鳴瑞鳥將不聞。況曰。其有能平格乎。

述曰。詩板毛傳云。游行也。釋水云。順流而下曰遡游。蓋游者浮行也。蔡傳云。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僞傳云。成王同於未在位卽政時。皆非也。立政稱成王曰孺子王。洛誥稱王文稱孺子。今經曰我沖子。於偶王曰王。亦其義也。如周公自稱曰予小子。而稱成王亦曰小子。不嫌於等君乎。王以小子在位。而曰同未在位。不嫌於無君乎。或曰。誕語辭。故生民之詩言誕者凡八。皆語辭也。非釋詁誕大之義也。是不然也。誕蓋語辭之稱大者也。

今人言多曰大亦猶然也。我義詳康誥疏。收聚釋詁文。詩周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毛傳云假嘉收聚也。又云成王能厚行之也。鄭箋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收斂之大順文王之意是也。蓋通詩於書。自成王言收者。其義皆符也。詩不及武王者。方祭文王故也。然武王丕承。則其德統於斯矣。僞傳云。欲收敎無自勉不及道者。書疏云。收敎王朝之臣。此於文未適也。文選郭有道碑云。收朋勤誨。豈謂此邪。呂氏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無勉王之不遠。此於經病添文也。說文云。斂收也。今轉注之。然謂召公收斂不添文曰退藏。則

晦矣。江氏云。大毋責我收斂。此以爲周公自留而失之也。其讀又非也。經何不曰誕無責我收乎。吳語韋注云。收。還也。孫氏云。大無責我還國。其失與江氏同。耇老釋詁文。釋言云。造。爲也。爲之則有成矣。說文云。造。就也。就之則遂成矣。或曰。訓詁之繇。凡若釋造者。何也。此文義之以一端而相生者也。故孳生則曰字焉。其以一端而相生者。猶易之序卦也。夫需者。豈悉飲食乎。而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豈悉訟乎。而曰。飲食必有訟。蓋以一端言也。序卦類有然也。魏志注引鄭云。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鄭釋降者。非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其能降以相從也。此言降不言德也。鄭舍德降而言降

恐於文未洽也。鄭引造義者詩思齊文。今從鄭而節焉。嫌
乎雖小子之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釋鳥郭注。以爲瑞應
鳥焉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蓋其物歟。引鳴義
者詩卷阿文。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監去聲

肆今也。茲謂上文所告者也。卽茲誥也。艱難也。上文所謂
天命不易也。猷謀也。裕寬也。謂寬而不迫也。孟子曰則吾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今召公告退而不迫焉則裕
矣。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召公以耇造告退禮也。周公留
之者。裕也。此又禮所謂若不得謝者與。迷惑也。詩曰。其在

于今。與迷亂于政。言君今其監視于此告乎。我有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難。今告君乃謀告退之裕。我人臣不以有周後人迷惑矣。蓋即上文言我後嗣子孫之意也。下文言明勖者。即不以後人迷也。緯音卓

迷曰肆今。艱難。釋詁文。易釋文引蠱六四馬注云。裕寬也。互詳康誥疏。引禮者。曲禮文。蔡傳引呂氏云。召公遭破斧之時。心勞力瘁。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此以常情言召公也。非也。書疏引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此從序而爲之說爾。釋言云。迷。惑也。引詩者。詩抑文。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亶丁但反

前人。武王也。敷。布。悉。盡也。命者。顧命也。作。爲。極。中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民極也。作汝民極者。爲汝民則也。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此鴻範所以言人民之作極也。曰者。武王顧命之辭也。召公受武王顧命。故周公追述焉。明勖者。明以勉王也。上文所謂勖不及而不以迷也。偶。合也。猶配也。配。古通妃。國語曰。鎭撫國家。爲王妃兮。蓋偶者仇匹之義。猶詩言公侯好仇也。亶。誠也。誠者天命之本。所以作民極者也。所謂天棐忱者棐在斯也。詩曰。不實于亶。後王於以墜命焉。故大學

言君子誠意者。則言無所不用其極也。乘者。載而行之也。
言前人武王敷布其心。乃盡以顧命汝。爲汝民德之極。其
盡命者曰。汝明以勉王。所配王者在誠而已。其載行此大
命。惟於文王德大承其無窮之憂。此顧命之辭也。蓋亦所
謂秉德明恤也。不言大承其休。而言大承其恤者。憂其墜
命也。文王之德。以知恤而爲德也。召誥曰。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其武王顧命之意與。立如字　妃音配
述曰。敷。布。詳盤庚疏。悉。盡。詳洛誥疏。引左傳者。成十三年
文引立我者。詩思文文。鄭箋讀立爲粒。非也。毛傳不破字。
是也。蓋論語所謂己欲立而立人也。毛傳云。極。中也。引偏
爲者。詩天保文。釋言云。作。爲也。釋詁云。偶。妃。合也。則偶亦

妃也。引國語者。晉語文。王妃者。配王也。引好仇者。詩兔罝文。詩關雎云。君子好逑。釋文云。逑亦作仇。毛傳云。逑匹也。釋詁云。仇匹也。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蓋耦與偶通。妃與配通。怨耦之仇。則仇之本義也。好仇之仇。則逑之假借也。詩假樂云。率由羣匹。鄭箋云。循用羣臣之匹耦。其例也。蔡傳引蘇氏云。明勉孺子。如耕之有偶也。此釋偶爲耦。而以耕耦言之。非也。耕耦者。相竝也。非以臣配君之比也。夫天子配天。以子配父也。豈相竝哉。則配王可明矣。易坤文言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繇是言之。淑女配君子。則曰好逑。賢才配公侯。則曰好仇。配之而非相竝也。故功臣配享。亦以配稱焉。善乎古經之立言也。昭三十二

年左傳云。物生有陪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此史墨之言耦也。邪說也。不可以亂經也。寘。譏。釋詁文。引不實者。詩板文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載而行之者。以乘車喻焉。知惟。詳立政篇。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以一句讀也。江氏讀曰。惟文王德丕承。此非其辭氣然也。孟子云。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蓋丕承者丕承其恤也。以墜命爲憂。而承德焉。於是乎有不墜命之烈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否步鄙反

允。誠也。保。謂大保也。蓋奭之官。禮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

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然則責之責無可辭矣。言今告汝我誠者以君奭非他乃保奭也。顧命曰大保奭。蓋召公係是以職焉。否塞也。易之否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又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所謂大否也。肆今也。念天威顧上文而言。蓋言其汝能敬以予言監視于殷亡之大否塞。今念我天威焉。易之否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眞氏曰言天威曰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也。大保之大音太長丁丈反苞音包

諶曰。釋詁云。允信也。又云。允誠也。引禮者文王世子文。引易者否彖傳及九五文程傳云常慮否之復來曰其亡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也。桑之爲物。其根深

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覆敗也。易序卦云。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蓋否爲物之塞焉。引詩者。我將文。詩崧高傳云。肆長也。長猶大也。蔡傳以大念言之。如其說。經不當承上文言永念乎。奚必變文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與堪同

不允。允也。其爲文。猶多方之言不忌也。誥。告也。襄。成也。謂助成之也。皋陶謨曰。思曰贊贊襄哉。我者。我王也。故下文言二人者三。皆不曰我二人焉。滋。益。戡。勝也。明者。章明之

也。鴻範曰。俊民用章。必於召公先言敬德者。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也。丕時者。大時也。猶今言盛時也。易之泰曰。小往大來。蓋君子大而小人小焉。俊民既明。君子道長之時也。故曰大時。言予不誠而惟若此告乎。蓋告之誠也。予惟曰。襄成我王者。在予與汝二人。汝聞言。其有合哉。亦言曰。在是二人。今天之休命日益至。惟是二人力寡且不勝。其汝能敬德。章明我俊德之民。可在讓後人于衆賢太時矣。蓋言今僅二人。未得賢而讓之。非退老時也。勝平聲長丁丈反

述曰。詩文王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今言不允者。其例也。襄成。詳臯陶

謨疏。經於此言我者。非我二人也。我王也。蔡傳以我二人爲說。則所襄者何也。故蔡傳云。王業之成。此於經病添文也。僞傳以文武言我二人。此於文未適也。說文云。滋益也。釋詁云。堪勝也。戡與堪通。引易者泰象文。禮學記云。大時不齊。此以四時爲大時也。蓋與此經釋義不同。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厚。棐輔也。我者我王也。式用也。咸同也。詩曰。克咸厥功。不言武王功者。武王纘文王之緒。故以文王統之也。丕冒皆顧上文所言文武之冒也。海隅出日者。鄭氏謂四海之隅。日出所照。是也。蓋以地圖求之。海隅有不見出日者。中

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以霜露言。則不見出日者也。今隨言而略之爾。傳從也。周公告召公。言當厚于輔王。是在二人。我王既用能至于今日之美。我王將同成文王之功于不懈。大其覆冒至于海隅出日。無不率從。蓋言必厚輔之。然後不懈也。圖與圖同　隊音墜

述曰。篤棐。詳洛誥疏。式。用。釋言文。蔡傳引吳氏云。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此以我爲周公自我也。非也。自言其功。豈立言之體邪。且以自我言之。則謂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既不歸美於王。亦不分美於二人矣。上文謂篤棐時二人。何也。如以我爲我二人也。則奚不以爲我王乎。稱我王者。尊君之義也。引詩者。閟宮文。詳上文疏。中庸

云。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今自文王言之。明克殷之功也。鄭義見魏志注。經言出日。鄭以日出言之。倒文而義明也。蔡傳云。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非也。徒舉東隅。經何以言丕冒乎。地圖詳堯典璇璣疏。釋詁云。俾從也。詩閟宮云。至于海邦。又云。莫不率從。其義也。魏志注引鄭云。俾。使也。亦從釋詁也。於文未洽也。大傳云。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攝政六年。越裳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此越裳

之率從也。今未知當此經之先後歟。質古通贄。別風淮雨。
殘文之譌也。帝王世紀作烈風淫雨。亦豈必其本文邪。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臯陶謨曰。朕言惠。不惠。惠也。猶上文言不允也。閔。傷念也。言我不順而若此多告乎。蓋予之順也。予惟用傷念于天及民爾。此上文所謂永遠念者也。

述曰。詩汝墳釋文云。閔。傷念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祇音支

民德。上文所謂民極也。蔡氏曰。上文言天及民。而民心者天命之本也。故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言惟汝知民德。亦

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是也。祇敬也。言祇又言敬者。猶臯陶謨言祇敬也。蓋丁寧之辭。若茲者卽若茲誥也。往如易言有攸往之往。謂所行也。用以也。言汝敬若茲誥。汝所往當敬以治民焉。蓋告以治民。明不可退也。蔡氏曰。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林氏曰。無逸君奭皆周公之言。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呂氏曰。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郝氏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不息之誠。未嘗衰於耄年也。吾當爲之事。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

懌。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所當之當去聲
軋音札鮮上聲
述曰。書疏引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
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此鄭從序而失之也。民德豈託言
者乎。且經無召公答辭。安知其意說乎。詩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蓋終之則非敬不能也。易復初九馬注云。祗辭
也。孫氏以言此經。謂我所告祗如此而已。繇今攷之。非上
文若茲多誥之意也。往義詳洛誥疏。蔡傳云。往敬用治。此
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蔡言飭遣者非也。周公自
稱曰予小子。敢飭遣召公乎。論衡云。召公年百有八十。今
以顧命言召公相者推之。殆然也。史記云。馮唐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率與帥通。禮祭義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莊子云。名也者相軋也。謂傾之也。鄒氏者敬也。明史有傳。洛誥留周公者。周公已留。史錄其答辭。今君奭無之。蓋史略之爾。王氏柏云。周公拳拳求助。故召公竟無佗辭。是矣。然豈無願留之辭邪。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